

那些难以看见的小细节，处在生活边缘的角色，张小满无法视而不见，她把它们记录下来，终于在2023年出版成书——《我的母亲做保洁》。书中讲述在城市巨轮漩涡之下，保洁员群体被忽略的日常，也是一个女人跨时间之门，抵达母亲生命真相的热纪实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一座城市的运转背后，是万千保洁员群体在维系着它的体面与洁净。你关注保洁员这个群体，是因为想更深切地理解母亲吗？

张小满：刚开始我是基于母亲职业的个体观察，后面好奇心让我发觉，其背后有一个庞大的社会公共议题。以前我做过记者，直觉告诉我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写作题材，我不能视而不见，当时我在豆瓣上更新了两篇，后来编辑看到后，联系我才得以出版。

故事的开端在2020年，52岁的母亲春香失业了，左腿的滑膜炎让她很难再讨一份力气活。我劝说她一起南下深圳，理由是帮她找一份工作。

母亲文化水平只有小学三年级，识字不多，可选的工作类型有限。保洁是比较符合的，一天八小时，月休四天，月薪2500元，没有五险一金。三年时间里，母亲先后在商场、政府大楼、高级写字楼三个场所从事保洁工作。她每天为我带

回非常具体的保洁员日常素描，而我也试着从了解母亲的保洁工作开始去理解她。

长达两年的时间里，我都在观察，表达互动间得以窥见，过去五十多年的生命里面母亲经历了什么，母女之间矛盾冲突为什么存在。保洁员群体的处境是什么，来路又是什么。我和母亲的空闲时间全部被写书占据，每当我的家人想让我做点什么的时候，她都抢着去干。在书写这件事上，我获得了母亲坚定的支持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父母年轻时大多牺牲自己支撑家庭，但长大后，你会发现他们距离子女的生活非常遥远，来到深圳后，你看到母亲哪些变化？

张小满：母亲是一个非常生命力且坚韧的女性。当每个月满心期待的薪水汇入工资卡时，她似乎找到了一个可以独立与大城市正面交锋的机会。也因此，我常常感到母亲对我的托举。当我面对其他人的误解和责难时，

母亲坚决站在我这边，像老鹰护小鸡一样。

拿到书的时候，母亲觉得粉色的封面很好看，学习识字后，她总会轻声念出来，在餐桌旁或床边；母亲还学会了翻看小红书上的留言评论，给读者点赞，并自言自语道：“他们真的都很好。”有人找她签名，一开始她总是躲起来签，因为写得慢且不够工整。现在，她能当面大大方方地写下自己的名字。

母亲总是靠着巨大的热忱维持人与人之间脆弱的关系，从中获得乐趣。这点让我很佩服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最近有一个问题在社交媒体上被讨论：为什么保安室司空见惯、保洁阿姨却没有保洁室？人们看到外卖小哥、网约车司机，他们同样遇到休息的困境。这本书能推动帮助他们解决一些现实矛盾吗？

张小满：关于保洁员的工作，我在书中提到了两点，一点是他们的工作通常是被高度监控的，

右图：《我的母亲做保洁》张小满著。

